

野人求偶记

紫枫编





2247.3 360
野 人 求 偶 记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图书馆
★ 藏书 ★

紫 枫 编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徐纪民

封面设计 刘家峰

野 人 求 偶 记

紫 枫 编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省藁城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7.5印张 157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 定价：2.80元

ISBN 7—5040—0108—2/I·108

出版说明

科学家们指出，在人类进化史上，有一个长达五百万年到一千万年的缺环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间隔里，肯定存在过一种介于猿和人之间的高级动物。准确地说，科学家们把“他们”称为“类猿人”。当代“野人”之谜，正如飞碟、外星人、百慕大三角一样，成为世界四大谜之一。

本书汇编的四篇小说，均是以“野人”为题材的科学小说。小说以形象思维的形式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既具有野性，又初步具有人性的“野人”形象。希望通过这些作品的发表，能为揭开“野人”之谜，为探索人类起源的奥秘，作一些积极的努力。

编者

目 录

野人求偶记.....	(1)
不谢的班拉花.....	(34)
神秘的还魂草.....	(68)
雪人之谜.....	(109)

附录:

中国历史关于“野人”的记载.....	(176)
苏联军队活捉“雪人”运回莫斯科.....	(178)
“雪人”袭击苏联士兵.....	(179)
北美洲的大脚野人.....	(180)
中国耶提——雪人.....	(197)
高加索的野人.....	(207)
西伯利亚雪人.....	(216)

野人求偶记

一九八四年一个秋天的清晨。

广西元宝山那连绵不绝的山峰，刚从安谧的甜梦中醒过来。她像美丽的新嫁娘，披上了温馨的晨装，迎着金色的黎明。一缕缕乳白色的薄雾，轻轻地缭绕在群峰之间，就像新娘头上那洁白的披纱，半掩着她那迷人的笑靥和脉脉的温情。幽深的山谷里，传来了一对长尾锦鸡的啼鸣，随后，千百种鸟类齐声歌唱，奏起了一曲美丽动听的交响乐。柔和的晨光散射出千万条金色的光线，给参天的古木和巍峨的群山抹上了一片炫目的光彩。

一位长发披肩、美髯齐胸的老人，带领着七八个中外学者，沿着九曲十八弯的羊肠小道，来到了元宝山支脉美人峰山腰的奶头岩上，虽然，他已经年逾百岁，但看他那披荆斩棘、阔步攀登的气势，仍依稀流露出他当年的英姿。当苗语翻译小覃告诉学者们，老人如今依然能肩挑百十斤柴火翻山越岭时，学者们无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，不绝地赞叹。

他们来到了一块高大的石碑跟前。它高七尺、宽三尺，立于清代咸丰腊月，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。也许由于百几十年风雨的侵蚀，石碑上的碑文已经剥落不清。

此刻，学者们的目光都凝聚在这位老人身上。他，就是当年被一个母“野人”背进山洞成亲的覃阿山的重孙——

覃三多。今天，他要给这些前来参加中国“野人”考察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的专家们讲述这块“野人”碑的故事。

来自美、日、英、法、德等五个国家的学者们，一个个身背摄像机、照相机，由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马先教授陪同，兴致勃勃地围在这块“野人”碑前。

专家们的镁光灯频频闪亮，摄像机“丝丝”作响，美国惊异视野公司高级编辑兼画家凯·吉尔女士拿出画板，她的画板里，已经画出了“人熊”、“山鬼”、“水人熊”等三种广西“野人”的复原图，她一边听老人请述，一边在心里构思着这个母“野人”的形象。

离美人峰右侧几十里，有一块地势平缓的山冲土坡，坡上有个不大不小的村落。村民行当繁多，五花八门，有捉蛇的、卖柴的、种地的、烧炭的、算命测字的、偷鸡摸狗的、当强盗土匪的……村上有名叫覃阿山的无业游民，外号“马骝精”，三十几岁了，却还没有成家。他生性好吃懒做，喝酒、赌博，……总有他的份儿，村民们常常和他打赌，例如要是能在荒野的鬼坟堆里睡上一夜，或者和后村的马寡妇亲热，那么他就可以喝上几盅。爱逗闹的后生们，常常把他灌得烂醉如泥，然后，将他扛到别人的猪栏去，和母猪滚上一夜……第二天一早，他衣不整，脸不洗，嘴里哼着“哥呀”“妹呀”的山歌，又和这些后生们吹烟、嬉闹去了。有些老人指着他的额头，好言相劝道：“阿山，你这个三十几岁的汉子，也该讨个老婆了，这样糊里糊涂能打发一辈子么？”

他听了也觉得十分在理，于是，山脚下，土坡上，便常常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了。

一天，他在地里搭棚看守秋玉米，等到茅棚搭好，已是日落西山。他也懒得回家，顺手在地上燃起一堆篝火，就近地里挖出几个红薯，掏下几颗玉米棒，煨熟后便填饱了肚皮。天黑下来了，山风呼呼的吹来，已有几分凉意，他从地头捡起那件破衣裳，穿上身去，又从茅草丛中拉扯了几根茅草，扭了几下，胡乱地绑在腰里。鸟儿一双双、一对对地飞进山林，四下里变得十分寂静。他看到眼前的一切，几分孤单、几分悲凉袭上心来。幸好，这时他养的一只小牛般高大的花狗，跑到他的跟前，嗅他，舔他，怪亲热的。阿山将它搂抱过来，拍拍它的脑袋，塞了一个煨红薯给它吃。

时值夏末秋初，夜风夹带着早稻、玉米的清香，一阵阵迎面扑来，野猪、山鼠、猴子，也一群群窜进地里，“吱吱”、“嗦嗦”地发出一声声偷食的声音。

月亮升上来了，不久，又被一堆堆乌云遮盖住了，坡地上——片昏暗。阿山就在一块门板架起的床上躺了下来。这只名字叫“阿花”的大狗，照例爬上来伏在他的身边。

正当他迷迷糊糊入睡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阿花“呜呜呜呜”地用嘴咬他的衣袖，他翻身坐起，见一个黑影突然在眼前一晃，转眼又不见了。阿花钻进床板底下，一股劲地用嘴扯住他的裤脚，在他低头唤阿花的时候，身后却有两只毛茸茸的大手，一把箍住了他的腰。他一个急蹲挣脱，马上侧身跳出，站起来一看，却是一个六七尺高、一丝不挂的女人。他想往后退缩，可这个力大无比的裸体女人，却将他像抓小鸡一般地抓到了手，顺势一甩，背起就跑……

二

义犬阿花早忘了畏怯，在后面紧追不放。时而跳跃起来扑咬裸体女人的后背；时而箭一般窜到她前面汪汪汪地狂吠、拦阻。裸体女人见到这只狗如此碍手碍脚，顿时火冒三尺，“呜……”的一声吼叫，却如平地起响雷，随即用脚尖轻轻一踢，这只小牛一般大小的花狗，被踢出了十几丈远，登时气绝身亡。阿山情知自己遇上了母“野人”，心中惊恐万分。

耳边风声呼呼，他像驾雾腾云一般，任由野人摆布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爬过了多少坡，最后才被背到一个山脚下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，“咔嚓啦”一声惊雷从头顶滚过，震得地动山摇，吓得阿山魂飞魄散。接着，瓢泼大雨，铺天盖地而来。浑身湿透的阿山又怕又冷，嘴唇发黑，牙齿打颤。母“野人”见他这般模样，竟懂得抱起他走到一棵大树下躲起雨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云收雨止，她抖着身上的雨水，又伸手帮阿山抹去脸上、头上的雨珠，见到阿山冷得浑身直抖，又伸出双手把他搂进怀中，两眼定定的望着他。他钻在母“野人”温暖的胸怀里，感到一股股热流传到他的身上。淡淡的月色又从树叶空隙之间倾泻下来。阿山看见她的乳房上方有一块白毛，他记起村里老猎人说过，那是“野人”的命脉所在，难怪跳得怦怦地响。但是，只要他一抬头见到她那毛茸茸的样子，恐惧感又禁不住一阵阵袭来。……

母“野人”又上路了。趁着月色，阿山看得分明，她爬山时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，另一只手放在地上帮忙，因此爬得非常快。忽然，她停下脚步，侧身躲到一块岩石背后，

这动作的迅捷，就像闪电一般。原来是一只猕猴跳跃而过，草丛中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声。等到响声一点也听不见了，她才继续上路。不一会，便来到了一个山石嶙峋的岩洞。

母“野人”将他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，然后搬出了一堆兽肉、野果、山瓜、芋头、玉米、嫩笋。这时，柔和的月光照了进来，给这顿“宴会”增添了几分静谧的色彩。

阿山见母“野人”十分殷勤，对他并无伤害之意，又想起雨中对自己深情的关照，心里才略微安定了一、二分。他轻轻地摸着这块精光溜滑的青石板，心里暗暗生奇，好一张天生的大床！夏天睡在上面，一定是很舒服的吧！

母“野人”望着他毫无食欲，显得十分不安。又到洞边捧上了一些香菌、木耳……阿山依然呆若木鸡。过了一会，阿山怕她会生气发火，只好捡了一段粉嫩的竹笋放进嘴里去。

母“野人”见他开始吃东西了，显得十分的高兴，一会儿又翻出了一大把嫩笋来，一齐送到阿山的手里。然后亲热地挨到他身边坐下，不停地用手帮他梳理头发，轻轻地抓痒……突然间，她猛地将阿山抱进怀去，一边用腮帮子亲他的面颊，一边竟伸手撕破他的下衣……

阿山不敢挣扎，只好任她去摸去抓……

一个如饥似渴，一个又怕又慌，折腾半天还是“纸上画饼”，母“野人”急得抓腮搔耳，烦躁不安！他怕母“野人”撒野，便灵机一动，向她做了一个双手捧着喝水的手势，以转移目标。

母“野人”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，站起身来想出去找水，但又显得犹豫不决，三番五次来回走动。阿山心里一亮，马

上醒悟，便一连打了几个呵欠倒身躺下，装着睡觉的样子，甚至还轻轻地打起鼾来。“野人”头脑毕竟比较简单，竟信以为真，回头望了他几眼，便走出洞口下山找水去了……

阿山马上睁开眼睛，翻身坐起，跳下石床，心想此时不逃，更待何时？！阿山从洞口探出半个脑袋，看到“野人”那黑糊糊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下那一大片树林之中了，他才壮了壮胆，急忙走出山洞，但是心慌意乱，像一只受惊的猴子一般，爬爬跌跌一直爬到山脚下面的一片黑黝黝的树林里。突然他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定睛一看，吓得他一连倒退了几步，只见一棵大树的杈枝上吊着个像死人的黑糊糊的东西。他大着胆再抬头端详了一会，这才发现并不是吊死的人，而是一只独角羚羊（古称麒麟），它正把羊角钩在树杈上睡觉呢！他定下心来，一声不响地对着这只羚羊发愣：唉！要是平时，他阿山不就交好运了吗？别说这百来斤羚羊肉，就这张毛筒子，也够他喝上几个月酒了！唉！……他不敢多想，快步跑到山沟边捧了几口水喝，随后又摸着小路向前走去。

忽然，一阵狂风把树木野草吹得“沙沙”响，这阵风吹得如此出奇，他预感到有些不妙，正想马上离开，冷不防“噗嚓”一声，草丛中跳出一头牛犊般大的饿虎来。两道凶绿的光芒，像电光雷闪一般射来，他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双脚一软，倒在地上。而那头饥肠辘辘的饿虎，张着血盆大口，扑了过来……

三

却说母“野人”急急忙忙下了山，穿过树林，来到一条

山涧旁。涧水淙淙地从山前流过，一弯新月，几片白云，倒映在幽暗的山涧里。她先是用双手捧了几捧涧水来喝，后来又捧了几捧，水都从手指缝中漏光了，只好默默地望着涧水发呆。

几只黑色带白花的小鸟飞来了。“嘀嘀嘀——”地叫着又飞走了。她突然间若有所思，拔起双腿，就往一块坡地跑去，三扒两扒，挖出了几个红薯，随即飞也似地往回走。

她刚到山脚下，就闻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，她迅即回头来在附近的草丛灌木林中搜索起来。她行动神速，即使在刺人的荆棘丛里，也是健步如飞。

骤然间，她发现一头凶猛的恶虎正向着一个倒地的人影扑去……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急忙丢下手里的红薯，几步窜到老虎的背后，就在猛虎张口扑向人影的一刹那，她迅猛地伸出双手抓住老虎的两只后腿，往上一掂，老虎被举在半空之中。它张牙舞爪，拼命挣扎，那“嗷嗷”怒吼的声音，震得山谷在不断地回响。恶虎虽猛，怎抵得住“野人”力大无比，只见她“呜——”的一声呼叫，“嘶”的一声，已将猛虎从后胯间一撕成两个半边，然后顺手“噗”地丢将在地。她走近人影一看，没料到居然是她刚刚背进山洞的“郎君”她赶忙弯下腰来，想用手拉他，可阿山早已如断了气一般，动也不动了。

几只乌鸦飞来，停在树枝上，“呱呱”地哀鸣。

听到母“野人”“喂——呜”、“喂——呜”的叫唤声，阿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老虎吃掉。他吃力地扭过头去望了望死虎，一种十分感激的心情使他紧紧地偎依在母

“野人”的身上。

母“野人”将他背在背上，转了几圈，捡回了几个红薯，“啊——哦”、“啊——哦”地叫了几声，一把塞给了阿山，然后又弯下腰去，把两片死虎往胳肢窝里一夹，便飞也似地回到了山洞。

阿山经过雨淋、惊吓，病了起来。他先是昏昏迷迷，发起高烧，后来又胡言乱语地狂叫狂喊，弄得母“野人”紧紧地将他抱住，像一个母亲哄着自己的孩子一样……

月亮升上了中天，又往西山沉落下去。

一群群乌鸦围着沾满虎血的草地团团转，鸣叫着。

山洞里一片昏暗。

母“野人”一夜未睡，打着呵欠，抱着阿山，背靠着洞壁，坐在青石板上。

天亮时分，阿山才清醒过来。他身体触着的软绵绵的皮毛，怪痒痒的，睁眼一看，只见母“野人”疲倦地望着他，有时用腮帮子亲亲他的额角，有时又用手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臂。他突然发现母“野人”右臂上有一道几指宽的伤痕，他心里明白，这是她为了救他同猛虎搏斗时被虎爪抓伤的啊！

她也许十分倦累了，将他在手中换了个位置，不料这么一移动，右臂上的伤口又淌出血水来。阿山尽力挣扎起来，从身上撕下了一块衣布，帮她包扎起来。她感动地望着她，用腮帮子亲了亲他的额角。

雨中的关切，洞中的殷勤，为救命而受伤，病中的照顾……一件件地闪过了他的脑际，他内心充满了茫然的激奋，使他对她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。体温烫着体温，体肤贴着体肤，异性动物之间特有的生物电流的传输，使他把头

埋向她那丰满的两个乳峰之间……

四

当他一觉醒来，也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时间。也许是一天？两天？说不清楚。因为母“野人”怕他再逃走，已经在洞口堵上了一块巨石，看上去足有一、二千斤，他暗暗惊叹这个母“野人”力气巨大，凡人是无法做到的。

只有一点亮光从“石门”棱角处透射进来，洞内一片昏暗。

现在，阿山已经慢慢地失去了对她的恐惧，他非常感激她的救命之恩，感激她对自己的百般关照和疼爱。他把这种感激之情，向她表露了：他轻轻地帮她绑好已经松滑下来的“绑带”，并且动情的爱抚了几下。她没有躲开，任他轻轻的抚摸，眼睛里滚动着湿润的光点。

他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她马上伸出双手扶好他，让他背靠着洞壁，坐得舒服一点。

阿山肚子饿了，便对她做了个想吃东西的手势。她马上明白了，赶忙走到里面的一个“套间”，这是她用来专门贮存食物的“小仓库”，于是捡了几个红薯塞到他的手上。

阿山饥不择食地大口大口吞食了起来。她见到他吃了这么多东西，高兴得在一旁“嘿嘿”地笑了。

阿山又做了一个手势，用手指了指里洞的小仓库，表示想进去“参观参观”。她高兴地“哦——唉”“哦——唉”，连连点头，并且用手扶着他。阿山回头对她笑笑，伸出两只手臂舞动了几下，又提起脚来，朝前面猛踢了几下，意思是我完全康复了，不用扶了。母“野人”真的松开了手，笑哈

哈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洞内光线比较暗淡，他只能看到地上放着几堆东西，放得井井有条。他弯下腰来，又捡了几片粉嫩的笋尖，放进嘴里去，母“野人”马上趴下去，一连给他送上一大把，他向她摇了摇头，脱口对她说道：“够了！够了！”

母“野人”模仿能力很强，也跟着他说：

“哈——来”“哈——来”，逗得阿山“噗嗤”一声，笑了起来。

他们回到了石床上面。她又扶他靠洞壁坐好。然后跳上来，坐在他的身边。

他听到暮鸟投林时发出的欢叫声，知道已是又一天的黄昏了。

夜幕笼罩着大地。洞口透进了一线线银色的月光，好像给洞里铺上了一层银白的地毯，也给母“野人”身上披上了一件薄翼似的轻纱，从而增添了几分温情，几分蜜意。

他们紧紧地挨坐在一起。阿山感到母“野人”身上有一股热流传输过来，令他心头发热，心儿“呼呼”地跳了起来。

渐渐，她伸手将他搂进怀里，他全身像触到什么，恍恍惚惚像引进了一道温热的泉水，感到一种十分的快意……

过了片刻，他从困倦中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刚才好象做了一个荒唐的梦。这梦，使他三十年光棍生涯从此结束了。这绵绵的温柔乡之梦，使他成了亲，娶了老婆。此刻，他正被他老婆紧紧地搂着，甜美地睡在她的怀里……

阿山开始渡过蜜月的生活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母“野人”总要背着他，深怕他会逃走似的。

森林的早晨，格外的清静、美丽，一缕缕朦胧的雾纱，在林中缭绕飘荡，使森林像一个娇羞的少女，披上了头巾，不愿让人们窥见她的真面目一样。

小鹿发出了“咩！咩！咩！”的叫声；果子狸“呼谷——呜呜”地召唤着同伴；红翅画眉在树枝上跳跃飞腾；金丝猴抓起了一根青藤荡起了秋千。……

现在，在这灿烂的晨曦中，使他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眼前这个母“野人”的形态。

她身高六、七尺，全身披着棕红色的细毛，头发二尺多长，散乱地披到肩上。胸前，一对乳房大而下垂，奶头呈粉红色。面颊呈红棕色，嘴巴、鼻孔、眼睑周围无毛，手心和足心也没有毛，耳朵较大，额向前倾，眉峰突出，左右相连，颧骨宽而较高，牙齿尖长，双手下垂，超过膝盖，指甲厚而尖长，脚掌很大，足有一尺五寸之多，称得上是一个“大脚婆娘”大脚趾与四趾分开，一踩一个脚印，又宽又深。她肩宽、腰粗、胸部和臀部肌肉十分发达，行走时躬身向前，略显驼背，而且总是摆头摆脑，因为头发常常挡住她的眼睛，她向你走来，胸脯上的那一块白毛，远远看去，好像戴着一块银锁，十分好看。她坐在地上时，总喜欢两腿收在胸前，双手放在膝上，她的体重，起码有三百多斤。

她背着他不不停地往前走，不时回头对他发出“喂里、喂里”、“可可、呜呜”的声调，他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，但体会到是对他的亲热和关怀。

由于她脚板平直，走路无声，无论翻山越岭，或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中，行动都十分敏捷，如履平地。甚至十几公尺的溪涧，三米多高的荆棘林，也竟能一跃而过。

此刻，他们翻过了一座大场，黑黝黝的原始林海，已出现在眼前。

正当他们在一棵参天的古木下歇脚的时候，“啞溜溜”一声，从树杈上爬出一条十多丈的巨蟒，它吐着扫把似的血红色箭舌，“呼呼”地喷着风响，张开了大口，向着阿山头顶咬来，他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眼睛一闭，从母“野人”背上跌了下来……

五

母“野人”猛一回头，巨蟒已“叭——咤”一声，游下地来。只见它一抬起头来，足有一丈多高，然后一躬身，头部往后一缩，这是巨蟒在运聚力量，只要它靠着这股反弹之力向前一伸，就会马上把对方击倒。可母“野人”机灵过人，早已纵身一跃，跳向侧边，一伸左手，一个“猴王摘桃”姿势，便把巨蟒的颈脖紧卡在手。大蟒蛇怎肯罢休，忙把尾巴一甩，叭、叭、叭……一连几响，几根树木早已应声折断，然后，一连几甩，把母“野人”从头至脚，盘成个螺旋形的“蛇塔”。躲在一旁的阿山看得呆了，豆大的冷汗，一滴滴往下掉。

但是，母“野人”没有丝毫惊慌之态，只是左手把巨蟒的脖子卡得更紧了，右手抓住了蛇尾，轻轻一扯，断下来二、三尺，又一扯，又断下来二、三尺，再一扯，再断下来二、三尺……，并把一节节的蛇段，不停地送到嘴边，吸吮蛇血……，其毫不费力之势，就像人们掐断一段段蚯蚓一般……，不一会，地上堆满了一节节的蛇段，把阿山惊得伸出的舌头，半天都缩不回来。